星期

第十四號

天笑主任



THE SUNDAY No. 14.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印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星期

第十四號

民國十一年陽曆六月四日 陰曆五月初九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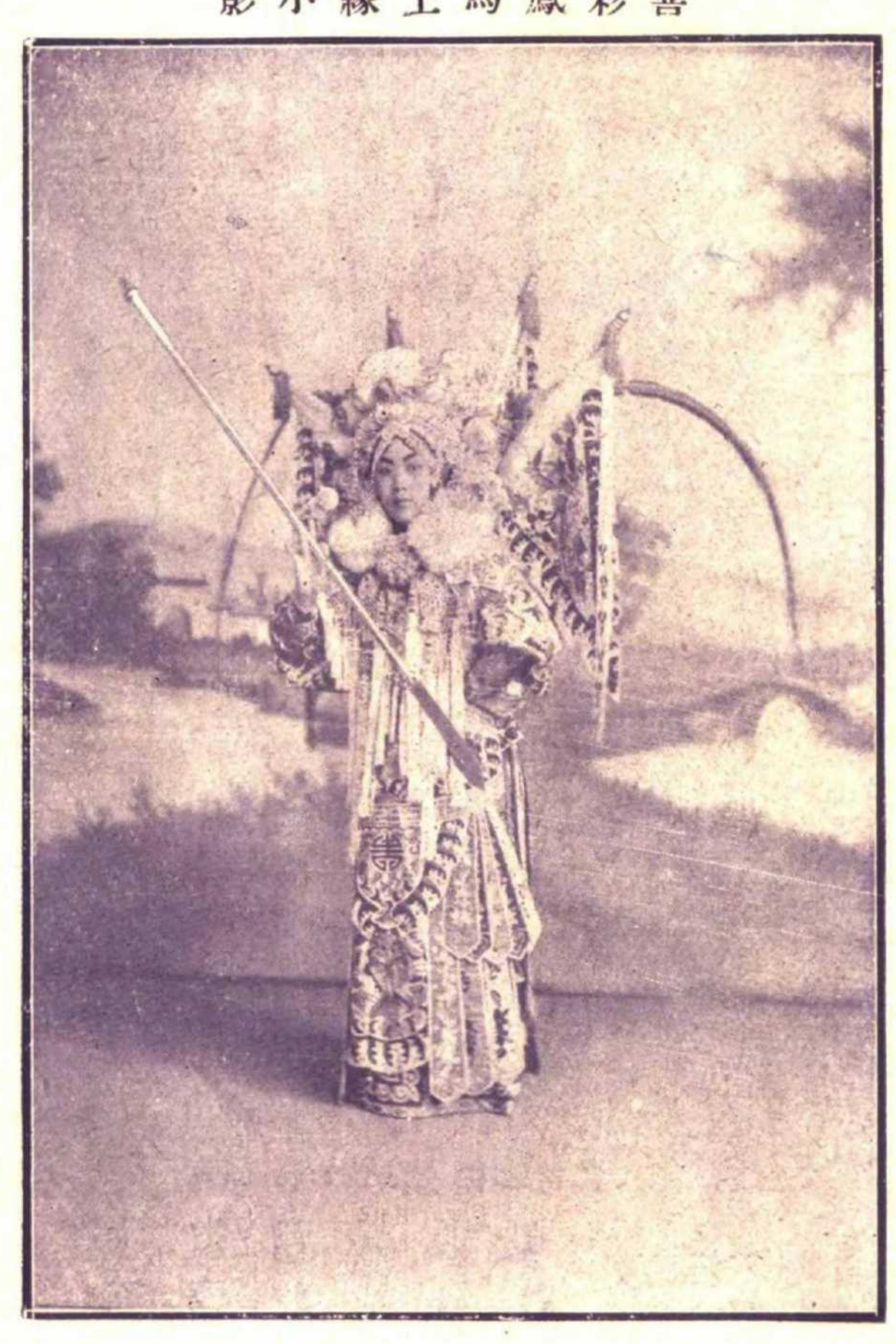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六冊	二元二角	三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二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十五華年一指彈
憐他清怨上眉端
漸知愛惜苗條影
幾度迴眸鏡裏看

漱清題

喜彩鳳馬上緣小影





第一名旦
梅蘭芳唱片
天女散花　二本虹霓關　黛玉葬花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器價目樣本函索即寄

[illegible]部批第民八號

原具呈人 袁燮屯

呈壹件 呈為製造藥露懇請化驗註冊由

據呈送痛瘋骨痛露解毒止痛露藥品二種請化驗註冊等情到部業經令據衛生試驗所化驗呈覆尚無有害物質自應准予立案合行批仰遵照此批

中華民 十 八

內務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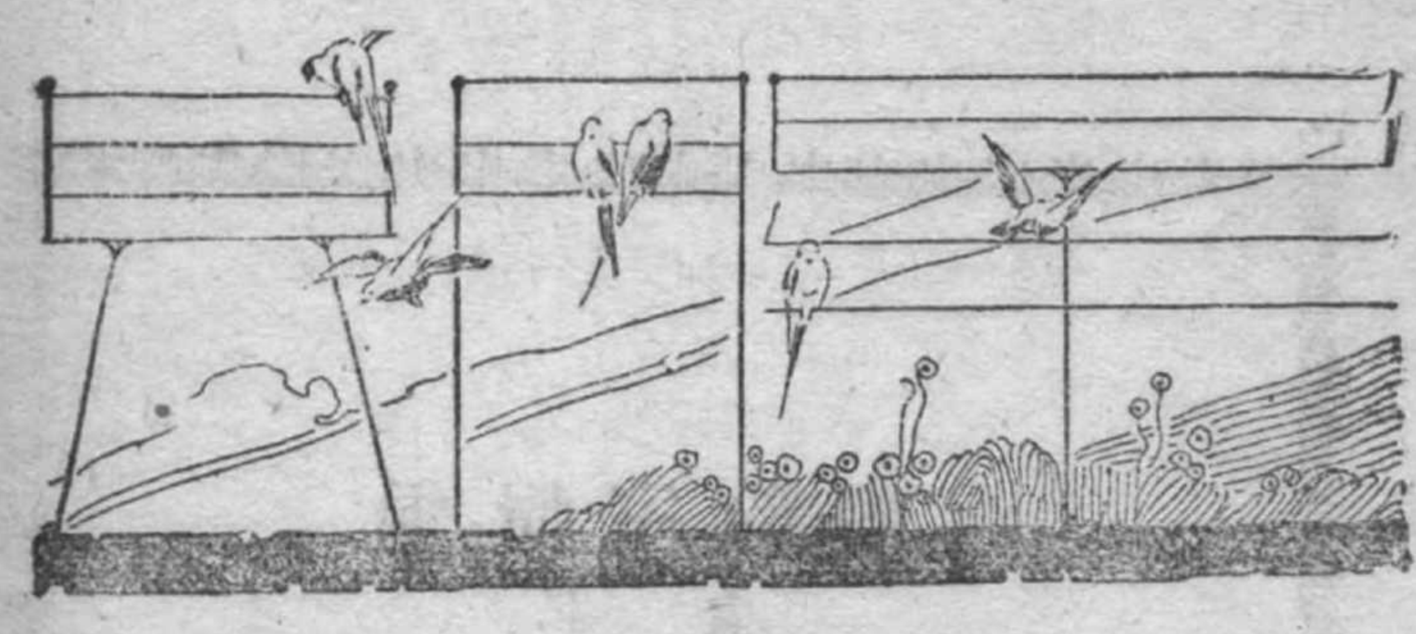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 外埠均有寄售 函購欵到即寄

內務部化驗農商部註冊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雅人深致
閒堂花陰
吸金馬烟
閱紅樓夢
雅人深致
至足樂也
GOLDEN HORSE
50 CIGARETTES
Selected Leaves



星期第十四號目錄



獨身主義者

天笑

廣東香山地方有位女士喚做何順姑是師範學校的畢業生他學問又很高深品行也極端莊無論親戚友朋沒一個不器重他但是家境却不大豐裕他父親死了母親就只生他一人自然非常鍾愛就只一件他從小就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對了一頭親事也是他父親的老朋友的一個兒子十餘年來何順姑的父親死了連何順姑父親的老朋友也故世了這位老朋友姓唐他兒子名字喚做聯輝廣東人貿易於南洋一帶的很多聯輝也因家計不甚寬裕就由他一位父執攜帶他到南洋學業這時纔不過十二三歲誰知那海船失事他那位父執已做了海底藻屑唐聯輝一個年未成童的小孩子那裏還有活命之理可是唐家和何順姑家一向自兩老死後不通音問而且住的地方相距也有好幾百里所以唐聯輝的死信何順姑家一直沒有知道直至何順姑那年十九歲的時候唐老太太特派了一個家人陪同從前的原媒尋到何順姑家裏來告訴他們說小主人在五六年前出洋貿易海船失事一去不歸

大約不在世上了別耽擱了你家姑娘的青春老太太所以特地來通知一聲請你家姑娘另配高親我們決不說什麼話從前的婚帖現在也帶上了結了這一重婚姻上的約束總是我們唐家沒福也不必去說他了

何順姑的母親正怕女兒對於從前所訂之婚不能滿意聽了這一席話正中下懷第一女兒智識已高對於唐家這頭親事已不能適合第二時代的潮流大有不能保守這舊式婚姻之勢第三唐家又好久不通音問唐公子的性情品學都不知道正懊悔當初訂這一頭親事如今卻來通知說唐公子出洋沒有消息還了以前的婚帖這是一個天然的解決方法再要妥協也沒有了何順姑的母親對於唐家差來的人不免咳嘆慰藉了一回說我要問問吾家姑娘再回復你們能便欵待來使預備隔兩三天就把這手續可以辦妥

及至他女兒何順姑歸家何老太太便把這事告訴女兒以為女兒聽了心中終可以安慰心中終可以喜悅，一向為了這件姻事覺得父母總對不起女兒但是無法擺脫而且近來和順姑說親的人又非常之多後來聽得他已有了婆婆家大家索然興盡而去又打聽得唐家不甚好還有幾個親戚慫恿我和唐家交涉退了這段親事我都沒有辦難得此刻天然解決並且順姑今年也十九歲了他也常在外面

交際雖然人家都說他不喜歡交男朋友或者他有藏在心裏的意中人也未可知因爲他的性質凡事深藏不露一向不大喜歡開口的這一下子却可以使他心中的事也圓滿解决了

誰知何順姑聽了母親之言却沈吟了半晌他說這件事容女兒子細考量考量他母親說這是不生問題的事還有什麽考量何順姑說婚姻大事非子細考量不可母親說也好來使還在這裏他們既然很有道理我們也須想個安慰他們之法你想想怎麽個安慰他們之法便得了

一宿無話到了明天他母親便問他道你想想怎麽安慰他們還是我們算一家親戚往來往來罷順姑却正色道母親我想了一夜天沒有第二個安慰的法子只有過門守節侍奉衰姑的一法他母親聽了半晌開不出口他道兒啊你和做娘的尋開心不是順姑莊容道女兒實有此志而且其志甚决他母親道你是個開通的人呀你是個研究新學問提倡新文化的人呀你一向說舊式婚姻不好的人呀你怎麽說出這樣的話來順姑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婚姻大事由子女自己做主這句話母親在這個時代當然也贊成的譬如唐家這頭親事女兒不願意嫁過去母親也不能强迫現在女兒却願意過去做一個未亡人母親也不能强迫着我不許過去啊

何順姑的母親道兒啊這是你的終身大事啊母親

爲着以前的舊式婚姻使兒不稱心終覺得對不起女兒現在却解決了怎麼你反固執起來呢順姑道父母對於婚姻一事總是稱子女的心從前父母不得女兒的同意對了這姻事是對不起女兒如今我要過去是我的願意我以爲稱心沒有什麼對不起女兒了何順姑的母親又勸了又勸說了又說怎奈順姑堅執前意矢志不移他母親也難强制執行知道他女兒的脾氣說如此使如此人家勸不信他只得把這一番言語和唐家的來使說了來使說唐家老太太的確是番好意恐怕辜負了你家姑娘的青春不然他家公子不知存亡他倒來了一房媳婦他也沒有什麼不願意啊母親道姑娘的意思是如此請你上覆親家太太罷

這個消息一時傳到何順姑的許多同學耳中登時大譁起來有的說何順姑枉是個新教育界上的人怎麼如此不開通到底是中了什麼毒有的說何順姑做了舊禮教上的奴隸便是新文化上的罪人我們應該鳴鼓而攻有的說何順姑大約是好名之心因爲一班舊人還是以守節爲榮譽有的說何順姑或者知道唐聯輝不曾死或者希望唐氏有什麼家產紛紛紜紜其說不一何順姑一概置之不聞不問并且有好多姊妹勸他罵他譏誚他嘲笑他的他說我自己相信如此這是我的自由我不爲舊學說所束縛我也不願爲新學說所束縛諸位姊妹我知道

都是好意但是請你們讓我自由罷
又過了幾個月何順姑居然到唐家過門守節了雖然沒有中國那些抱牌位做親的種種儀式却也實行的以何家的姑娘嫁與唐家做媳婦了而且一進門來就得了個孀婦頭銜篤信舊禮教的人見了他沒有一個不肅然起敬一時之間閧然的紛紛議論都道誰說女學生討不得像何順姑這樣也是一個開通的女學生怎麼一樣的也提倡節操可知道德沒有什麼新舊的分別操行好的總是好的何順姑也一聽他們去議論可是這時心中最感激的便是那位唐老太太雖然兒子死活存亡不知道却有個賢孝的媳婦過門守節心中又是悲哀又是歡喜又

覺得十二分的對不起這位賢孝的媳婦初以為他是個女學生性氣此不容易對付誰知一過門來是個心平氣和的人而且善事衰姑把個唐老太太從睡夢中也笑將起來
唐家雖然不十分充裕可是饔飧不匱還有薄田數頃租與人家姑媳兩人儘可粗度那何順姑也不是專事分利的人他擔承好處教課每月大約有百餘元的進欵他除津貼自己的老母之外姑媳兩人清茶淡飯真是個融和的家庭本來屋子是自己的後面還有一片荒園他慢慢兒把他收拾清楚了種竹栽花陪着他婆婆優游自得而且他還是那活潑潑的天性從沒有人家孀婦這樣悲切切的態度只有

旁人倒給他嘆息咨嗟他自己一毫不覺得悲傷如此有五年光陰有一天忽然從南洋羣島來一封信是寄給唐老太太的唐老太太想我沒有什麼親戚在南洋啊或者吾的媳婦有同學在南洋嗎他們同學姊妹多也論不定罷但是封面上的確是寄與唐老太太的他拆開來一瞧第一句就是『母親大人膝下』唐老太太不覺一跳把他的老花眼鏡拭了一拭再細細的一看的確這幾個字啊他急急忙忙再把信的末尾一看下面具名是『男聯輝百叩』五個字他那時也不知道是驚是喜定了一定心把那信細細一瞧原來他兒子聯輝沒有死確是他寄來的一封家書

他信中說『當初海船失事被人家救起來了可是已不省人事後來被一個姓方的華僑領了去做兒子待他正和自己的兒子一樣旅行各國去的地方也不少直到十六七歲的時候也曾私下通過一回信寄到家中杳無回信心想家中或者已經遷居了但是心裏總迴念故鄉這位華僑的父親自己沒有兒子到去年已死所有家產共有二十餘萬悉傳與兒子在外時頗有女子欲嫁兒爲婦兒因在家時已訂何氏女爲婦一概謝絕前月至新加坡得遇另一父執方知家中一切老母以兒爲已死而何氏女乃過門守節賢孝逾恆頗以爲慰兒不日束裝回里先此函稟』云云

唐老太太得着了這封信快活得幾乎要飛上天去這時何順姑方在學校中上課到歸來時候唐老太太倚閭以望見了順姑便一把拖進門來把這信給他瞧口裏嚷着『我兒子不曾死』我兒子不曾死』何順姑把這封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默默無言的將信摺疊好了安放在桌子上唐老太太只是喜得發狂他說此刻我兒子回家了你守節守着一個丈夫回來了這是天老爺不負你一番賢孝的心纔有這種離奇的事到了明天唐家的親戚朋友都知道了賀者盈門沒有一個不和他姑媳兩人道喜又知道有二十萬家產攜歸從前不同他們來往的人此刻也來湊熱鬧送東西眞個其門如市了

及至唐聯輝將要回家的幾天何順姑向婆婆說要回家去瞧瞧母親去他婆婆說聯輝這兩天不是快要回家了嗎我想不如待聯輝歸家後一同拜謁岳母豈不是好幷且你們有這樣一件奇緣美談我想等聯兒回來以後把你們重行結婚熱鬧一陣子想你們也大家願意的何順姑道我此刻很記掛母親我定要回去一趟他婆婆拗不過他只得讓他回去了

過了兩天唐聯輝果然回來了問起何順姑說他前兩天望他母親去了對於過門守節的事唐聯輝已經有好幾個人告訴他又說得何順姑和天人一般的美麗他想一回家就有一位美麗的夫人含笑相

迎此樂何啻登仙誰知回到家裏撲了一個空好在此刻唐家和何家相距不遠他立刻跑到何家來接他已成禮未見面的夫人到了何家誰知又撲一個空說是姑奶奶和老太太出去遊歷去了

唐聯輝回到家中悶悶不樂但是心想他是自由女子游玩數天自然歸來急什麼呢過了兩天却來了一封信是何順姑直接寫與唐聯輝的信中大意他說『我直告訴你我是主張獨身主義者你要是不失蹤到了結婚時候我未必便嫁你能因爲你既相傳蹈海而死你母親很覺可憐又合了我的獨身志願我到你家過門守節並非束縛於舊禮教乃是借此實行我的主義這五年以來我覺得非常安適我

以爲這便是我的幸福不想前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尚在人世這一來不打緊却混亂了我的獨身空氣了現在我與你約你我兩人曾未見過一面當然可以說得一些沒有什麼情感你要逼我回家我甯投海而死想五年以來我不曾虧負了你你如有良心的人決不用勢力來逼迫一個弱女子我不久就宣告我的宗旨毀棄婚約也不致你爲難也沒有與論來責罰你最好你就另外娶一個夫人你要是因爲我的緣故不娶反使我心裏不安也無人奉侍你母親我待你結婚以後再與你相見我們仍爲一個好朋友望你聽我的話何順姑啓』



雷下良心

倚虹

孔某任某省測量局會計有年家有老母一妻兩子薪水所入差足自給某月望孔從軍署領餉歸納諸保險箱備翌日頒發明日啓篋五千金悉亡去篋嚴扃如故孔駭絕急白局長局長械群役窮搜無端倪僉以局中關防密金又藏孔篋無盜劃痕疑孔虧挪而託詞於盜局長雖與孔善顧無說爲孔解以事關軍需遂繫孔陳督帥帥曰孔任職幾年矣局長曰將五載帥曰其人素行何若局長曰甚端謹帥曰居家何如曰頗儉約帥曰疏忽罪小軍餉事大留其職勒令賠償急切或不可責分期繳納一面嚴密捕逃盜毋漏網局長唯唯退歸以釋孔孔涕泣曰帥恩仁厚感且不朽顧寒素安從得巨資盡貨所有不及千金奈何局長曰我慮帥怒君有不測今若此大幸也姑徐圖之或不難告貸足額

孔歸語母妻皆惶悚舉家垂涕孔素謹愿計無所出將仰藥自殺母止之曰金被盜去兒以身殉不知者入以爲自盜死益無以自明萬一兒死倖獲盜金還寃白兒不能復生矣孔泣拜受命日惶惶於告貸緝盜事轉懈公家以軍欵有着落亦

不窮盜蹤

孔有同僚王某者任科員雅與孔親失金之三日王與孔共飯天忽殷然起雷聲王聞雷陡色變遂停箸走避復室曰我疾作矣平生最畏雷今日尤甚同僚嗤其有稚氣薄暮皆散惟孔某以鉤稽繁瑣歸獨後見王畏雷不敢行傍惶遂徑趨語曰君家距此太遠盍勿過寒舍晚飯待雨霽雷止君再歸不遲王稱謝孔家當過從距局甚邇遂張蓋偕孔歸孔又沽斗酒與王酌為彼壓驚酒罷雨益甚王逡巡不敢行孔掃榻留王宿

王居偪仄王榻後隔一板即孔母居室夜分雨如注巨雷閃爍照室中纖洪如晝電過處霹靂大震孔母不能睡輾轉反側聞王喃喃語不已初猶以為醉後夢囈不留意已而聲益清語亦悲諦語曰天乎雷勿來擊我金我盜也我不抵賴我明日誓還之官中金未動也天乎雷乎何逼我太甚我知罪矣如是者反覆說不已孔母知有異急起呼其子來聽果然孔排闥入見王合掌坐牀上觳觫可憐孔褰帷與語曰君言我悉入耳君出此下策我可相諒唯上天難欺君宜焚疏天庭自懺雷或赦汝王曰懇且感不知孔之給己也急索紙筆具陳盜金狀某前製鑰某時盜金得金後急跪至某所交某手輾轉藏某處金至今未動鈔券摺疊如舊僅散去五十金耳一一不少諱孔待其寫畢攫而納諸懷以家人守王竟夜自局長局

長執王去王神色倉皇一一諸而服更命人按其臟語搜某所某人果得金如失數封識宛然遂執付有司尤奇者王疏既具雷始收聲

倚虹曰此壬戌夏初實事也特姓氏假託以存忠厚耳嗚呼雷無靈耶何以有此事雷有靈耶何以不恒有此事意者王某之良心未盡泯聞雷而猶有愧怍巨憝大奸雖霹靂千萬聲充耳弗聞無動於中歟

小智囊

范劍傑

印度未滿二齡之寡婦有二萬餘人

南美洲人某(失名)肥胖異常權之重三百六十七磅

德人哈蘭之汽車每小時能行一百四十一哩半(三里爲哩)

東京(日都)地震每年不下百次合全球計算每年有三萬餘次之多

全世界之鐵道共長七二一〇〇〇哩可以環繞赤道十次倘用雙軌則可直達日球而美利堅一國竟占有三分之一云



死後

沈家驤

孫麟秋本來是個頑皮小孩但是這頑皮小孩的名字不過任在他小時候人家給他取上的一個綽號然而也是他一生的成績他在五六歲的時候便喜歡東塗西抹自己家裏的牆壁上常被他塗得黑白不分泥水匠不知出了多少生意他皮肉上也不知受了他父母多少毒打的痛苦但是他依着自己天性從來不因受了外界阻撓便丟了他適性的生涯每日不是尋些亂紙畫幾個鬼不鬼人不人便塗上幾間東歪西倒的草屋時光一年年過去他的天性藝術也一天天進步無論畫些什麼却都能入情入理這也完全靠着他自己的秉性並沒有人去教他指揮他但是他的父母兄弟見他東塗西抹終是十二分討厭有一次他在他父親書堆上找到一張他父親的小照他便樂不可支翻箱倒櫃尋到一張整幅宣紙磨墨咬筆竟大大臨了一個父親的照像恰巧他母親走過看見這頑皮小孩將着大幅宣紙亂塗得意怒得幾乎直跳上屋脊旋身提起一根門閂很很的正要打下去一眼望到紙上不覺手軟了下來一股怒氣頓時冰消瓦解覺得一張丈夫的小像竟畫得大像栩栩欲活幾

乎要跑下來的模樣想自己兒子纔十一歲的年紀便有這般本領向却埋沒了他趁着一股勇氣見了丈夫的面便說要麟兒去從個畫師居然得到了他丈夫的同意

隔不了幾天麟秋已得到他父母的命令在一個畫神像的先生那裏做徒弟了起初十二分起勁幫着他師傅調朱弄粉師傅見徒弟聰明也很快樂盡他的力教他漸漸也使他開相了但是麟秋到這時候對於畫神像的興味已經不如從前他常常想畫神像是死的天天所畫除了男女的分別差不多完全是一樣映着臨着罷了所以他把積蓄的辛苦錢跑上書坊買了許多西洋畫稿以及幾種關於圖畫的書籍作爲參考覺得那趣味的濃厚畫理的眞徹比了他現在所畫的神像不知超過了多少倍但是這一來他父母雖沒說話那位哥哥竟嘮嘮叨叨的罵了他一頓他想畫是藝術的一種外國對於藝術是非常崇拜和敬仰的何以我喜歡了畫非但沒有人敬仰我而且還博得一個頑皮小孩的頭銜受他們無數的冷嘲熱罵或者我畫得不好所致於是他在日間呆死功課以外還研究他的活動課存着一個絕大志願要做世界上最有名的美術家

他自從堅决了他的志願以後不多時他在那畫神像的先生那裏也滿師了他便謝了他師傅自去尋生意可是對於畫神像已經抱

了一百二十個不願意所以他竟丟了他三年的辛苦專心竭力去研究他的眞藝術天天在一間小室裏獨自癡癡顚顚一刻兒閉着眼一刻兒又提起筆畫一陣連吃飯睡覺差不多不願意還有一件僻性並不是他個人的僻性是藝術家通有的僻性在他那間畫室裏從不肯略一整理橫橫直直堆了滿地多是書籍和顏料瓶等他的不實他母親有時看不過了跑進去替他收拾收拾他就大吵大鬧起來所以家裏沒一個不厭惡他的他却樂之不倦起初他的作品還有幾家報館和書坊以及大商店請教他每月也有幾十元的進款後來他發了一個奇異的觀念說畫是藝術那末藝術要代表一世紀的文化畫也格應當注意萬不能還承着十八世紀的作品在二十世紀裏表現算是藝術他又說畫和攝影是絕對的兩件事萬不能把同一的眼光去觀察設使作畫也用着攝影的眼光只求形像眞切光線勻整那末何必費許多心思呢乾脆的把攝影器一照就得了也許還要比畫的眞切畫的第一要義便要根本着藝術從個性精神結合的一句定義而去表明一件東西或是一個人的精神動作的他自從發生了這個觀念之後他的作品無論那一家書局報館大商店都拒絕了他也並不懊惱反而增進了他的興味可巧這一年社會上發起了一個圖畫展覽會無論誰的作品都可

以與會他便把他的三幅傑作配了極考究的鏡框送到會裏等到閉會以後在日日新聞上登出一段說圖畫展覽會裏孫麟秋的三件奇異作品第一件好像是幅愛情畫不過那兩個人都沒有口鼻耳朵單單生一雙極流利的眼睛第二件是一個歪鼻子的女郎第三件是一個生着三隻脚的軍人這記述的後面還有許多訕笑冷罵的評語但是他並不介意反一陣狂笑他的父母覺得一生對於他的期望完全空虛便分一些產業與他由他一個人過活再不理會他他見父母由他自己生活快樂得只是亂跳連夜去找了在鄉村地方的一間小屋把他一切寶貴的東西雇人搬了進去自由自在過他的簡單生活竭力研究他的藝術希望做世界上最有名的美術家

但是他既不受社會歡迎所有作品只有自己稱贊自然只有消耗沒有收入的欵項了不上幾年所有一些產業漸漸的完了他纔想了個善後辦法提着他的畫具四處兜攬但是沒一個肯請教衣衫襤褸比苦力都不如後來不知怎樣死了一切都由他父母來收拾料理看了他畢生精血的作品又氣又好笑然而究竟自己兒子二十三年的心血不忍拋棄都帶了回去

現在他是死了他是爲了眞眞的藝術犧牲他一生的他在生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他的

作品惟積在屋裏自己稱賞他的世界上最有名的美術家一念只在他自己腦筋裏旋轉末了還是餓死了但是現在他死了三十多年他的辛苦成績竟做了他家的窗幃這天有個畫家走過他家窗前覺得好似一個軍人在他家窗沿上行走子細一看却是一幅很奇怪的畫這畫上的軍人竟是三隻脚他研究了好久有時再打從這裏走過却變了兩隻脚再一看好好的依舊三隻脚這樣好幾次他纔恍然大悟這畫是精神結合的在遇到同一精神的時候便覺得他的好處而且在這時候大家都能知道藝術是個性精神的結合一個定義又碰到了這位畫家的說明大家纔覺得孫麟秋的作品是真藝術竟自幾毛錢的代價增加到幾千元了無論那一家報館或者書坊都要有孫麟秋的作品出版纔算榮譽他不是已經達到了做世界最有名的美術家的志願麼不過他現在已經死了生的辛苦精力却只博得一個死後的虛榮還留着一個頑皮小孩終究餓死的話柄咧

疑雲

卓呆

胡先生道琴姑並不是我所認得的人大約在去年四月時我家孩子正在門外游玩他從對門的閔家走出來强贈二三張畫片給我家孩子這就是他與我家族交際歷史的第一頁我母親本來心中只有孫子於是便到他寄居的閔家去答謝因此互相往來連我妻這一向不肯開口的人一天不見琴姑到來就要向母親說寂寞冷靜咧其親密如此但是我却不在其例每日琴姑到我家裏來遊玩時總先問胡先生在家麼倘使我母我妻說我在家他就去了若言已往署中他便安心喜洋洋入我客室與我家族很親近獨有我宛如路旁之人豈但不交語我連他的容貌也沒正面瞧過本來也不想一定要看也不是一定不要看差不多如鄰家園中開的花被風吹入我庭中罷了然而女子決不是非從正面觀看便難以觀察的我雖與他很隔離有時聽他聲音有時見他側形後形照我的想像看來他實是個活潑者且有不屈不撓之性質不知從活潑生出不屈不撓的狀態來呢還是從不屈不撓現出活潑氣象來

這一層當時的我還想不到總之他穿着裙與不穿裙時同一步法而且他在學問禮法上大有要想超出世間男子的態度這是不消旁人說明一瞧就覺得的有一天我問我妻琴姑到底修些何種學問我妻說他入醫學校落第了三次很在那裏怨恨着我道是啊近來眞是不規則的游玩着我妻道學醫從家鄉陸續寄來大約家中境況很好的我道打扮得雖考究年紀恐怕不小了我妻道雖說二十歲還不脫孩子氣例我道女子學醫志願甚佳我卽想醫學一道男子尙且極難年輕女子想作醫界上立身不是已脫去普通範圍了麽所以他有要超出男人的態度並不奇異那麽他爲何那樣的要避我呢不問我要看他不要看他他要避我不要避我總之他既有那種勇氣與奮發心似乎太客氣太膽怯了且與他那種活潑的步法頗不相稱琴姑二三月後仍是我在家時他便逃去若有不得已的要事暗暗進來與我母我妻低聲密談而去我覺得我在家中反蹂躪琴姑與我家族的共有權利心裏很不安母親對於琴姑不肯近我的理由曾下解釋道你臉上太板所以琴姑怕了我妻到底呼吸些新時代的空氣的說道他裝得很謙遜其實自誇之心恐怕不小現在的女學生大半像野生植物往往怕被人批評他短處的我妻的評判也不確實其間時間的效力非常利害宛如最初的十月到二十日二十日到一月有

極細微的變動外形上我與琴姑毫無進退心與心竟生一種無法說明的微細變動確是事實如水上樹葉無風無浪自然移向岸旁去了肉眼却看不出一分一釐的如樹葉自身也不覺得的微細動搖漸漸接近我二人若途中相遇雙方無言不過姿勢很正行禮而已不知何時起稍離開規矩眼角旁含着一點笑意了其次不獨眼角滿面現出笑容行禮倒幾乎忘却這不是二三十日的短時期乃大約半年間的變動其微細可想而知了琴姑只消我不在自朝至暮在我家中對着孩子有時愛如胞弟有時與他爭鬧但飯時一定回去這麼十幾分鐘所以倘使不知我家詳細之人覺得我的母像是琴姑的母我的妻像是琴姑之姊我的小兒像是琴姑的弟弟連我這路旁之人也略有些相熟了

七月中炎威逼人之際友人邀我同游西湖出門了一星期琴姑連夜間也宿在我家中回來時我乘車到家第一個瞧見我的就是他嚷道呀胡先生回來了他去通知了我家族自己便逃回去這算什麼呢并且這一天晚上因着我旅行回來我妻特備佳肴我發議邀琴姑來同餐母親也叫他他總不來我便不快忙在紙上寫道既厭惡我今後可勿來我家命小兒拏去我雖戲言他究竟是年輕人當我眞怒只得慢吞吞過來於是一同晚餐我纔到家中自然異常安適心中一快活方始對對面坐着的琴姑臉上

一瞧琴姑也用一雙有光的眼迎我目光他很沉靜的說道旅行疲乏了麼皮色也很黑咧我想他見了面能如此沉靜爲何一向要避我呢我更不明白了即道並不疲乏不過太熱些他道這二三天此地也很熱伯母對不對我母也和着道是啊於是我談了些路上的話暗暗窺看琴姑眼色他忽道胡先生可有什麼有趣的事我道一星期的旅行那裏會有什麼呢……說時笑着取起杯子來琴姑忙替我斟滿我樂極了故意問道琴姑你爲何很厭惡我呢我如此戲言似的說着他用力道胡先生那有此事我很喜歡先生我即道那麼我在家時怎麼如鼠聞貓聲急急逃去了琴姑笑道不是的說時低着頭不語我問道那麼什麼緣故你且說來他一時答不出對我妻看了幾下說道未得夫人許可無端親近着是不好的我一聽覺得他全是因我妻在旁不敢與我交談此話是他眞意麼我以爲此外尙有理由咧但是此時我心中很樂如沙漠中疲倦之旅客得了一掬清水在某種意味上可稱戀愛不過這不是靑春熱烈之戀愛又不是以性慾爲本位的卑劣戀愛我妻接着道何用我的許可儘你自由出入便了我想如此活潑的姑娘能朝夕在我旁邊我四十歲的老朽精神不知要添多少活氣琴姑的容貌舉動大足以安慰我心他又問我妻道當眞不妨麼我妻道不妨的胡先生最喜年輕人我妻無意的說着且對我一

瞧我偏偏看見他眼旁的皺紋琴姑道那麽從明天起專在先生在家時過來鬧得先生討厭能琴姑的說話中大有契約的語氣我道不打緊我最喜琴姑那種活潑獨立主義的女子琴姑方始很安心的點點頭再斟着酒道那麽我常常過來罷既不怕我這種亂暴女子先生爲何一向一點不肯近我呢我笑道你自己很厭惡我男人怎麽可以毫無客氣的向小姑娘多說話呢琴姑道什麽小姑娘我是三次落第的失敗女學生我道三次希罕什麽一點不必擔心琴姑道替我落第表同情的只有胡先生了談話就是這一點照琴姑的說話看來他很想我去親近他這是他的眞意麽不管有意無意這短時間的問答把我二人間橫隔着的幕已除去了

後來琴姑的態度竟膽大妄爲更發揮男性的天性咧他口中說得了夫人許可來的一切都不妨事我妻自然也在旁邊他此語如奉金科玉律到處應用朝晨我正在默思時或是我查考書籍時寫信時算賬時或與友人閑談時他不顧什麽趕到我書房中將報紙亂翻或提筆亂書或高聲歌唱可謂無秩序極了眞不像個小姑娘這種樣子怎能學習醫學呢我心中雖奇怪並不覺討厭也不以爲無禮不過總當是放蕩得比頑童還利害罷了我這年近半百的人見了他的動作姿態實是無味的生活上添許多趣味二人一日親近一日我竟愛起琴姑來了然而

這不是許多小說家筆上所說的戀愛他的亂髮我反喜歡他的活潑我更合意只希望天天能夠接近他我旁晚出去散步他也不管我妻在不在說道先生一同去罷今夜月色甚佳只消我一答應他跟着我就走那時我妻也不說什麼很樂意的授帽子與我且道琴姑交給你了琴姑也夷然道收到了先生跌了我嘗負他回來我妻尚未進去他與我並肩一壁說說笑笑一壁走去我妻見了心中不能不生一點兒女子應有的黑影我一點不覺什麼此時的琴姑已不是孩子的朋友母親的朋友是我一人的朋友了同時與我妻反如不相識了然而面子上仍是談談笑笑同飲同食心上很相隔幾成了仇敵我眼中看來真已成仇敵有一天我患痧氣躺着琴姑趕過來也不與我母我妻說什麼到我牀前說道先生有病麼今天我來了朋友所以來遲了什麼病呢他說得仍是很有精神我道不打緊的前幾天身上發冷有些痧氣琴姑道痧氣是很平常的老實病我來摩擦如何我便道不必摩擦你且診診如何琴姑即忙診脈他讀了幾冊醫學書見人家有些不舒服就要替人家診脈的這一天琴姑替我診脈摩擦他動作中或有很不穩當之處那是後來我妻向我大大攻擊我纔覺得我是無論何時很覺夷然說恐怕是你猜疑琴姑那稱動作實是先天的沒有什麼希奇我口氣中略有什麼之意我妻更爲激烈即道不

行我此刻很厭他了你表面雖裝得無事琴姑在旁時與不在旁時你的眼色很不同我雖笨這一點總懂得我妻已含着淚大有欲抗之狀我妻本是寡言的人到他一開口時便很猛烈非貫徹他的主張不止琴姑又是好勝亂暴的男性女子我所暗着急怕他們不要感情衝突以致破裂即答道那麼你眼中覺得我對着琴姑有什麼意思麼你想到我年紀也可以明白咧我妻道我是瞎子琴姑那樣聰明的年輕人就是在我眼前做什麼我也不能覺得我想方纔琴姑來替我診脈摩擦我妻隔着中間一室在那邊做針線他要看也未必看得見婦人特殊的猜疑眼力能穿牆透壁比X光線還銳利麼我笑道你真難了那麼去叫琴姑來三面質對罷我妻道天下那有自己肯認罪惡之人我妻已斷定我與琴姑結着可怪的關係咧我不能不做作怒容道什麼罪惡心中以爲事實上我與琴姑一點也沒有他所猜疑的罪惡關係此事一入琴姑耳中我就很對他不起我妻答道你當不是罪惡麼我道形成罪惡必有形成的要素我妻道要素很充足我這笨人也瞧得出了我道這是你的猜疑你以爲男與女在一起戀愛就會成立麼我的精神還沒墮落到這步地位咧你放心罷我妻見說不過我很不滿意的去了幸虧母親已帶着孩子出去買物衝突就此告終再過二三日我覺得不好只是缺席便打算抱病出去琴姑仍是

很活潑的進來叫道胡先生今天要出去了麽我道雖未全愈姑且出去試試琴姑道不可勉強待我來診診脉罷我因前天我妻的埋怨縮着手不敢伸出來琴姑趕過來強拉我的手診脉不料恰巧我妻拿着衣服走來對我二人一瞧我與他做了十幾年夫妻從沒見過那樣可怕的眼光暗想不好急急穿好衣服逃也似的出去心中只想要回去時沒有衝突纔好在署中一天只是掛念着此事署長一雙很威嚴的眼睛生來可怕一見便想起我妻的可怕眼色來雖自己毫無虧心之事實在不安了一天難道我天性適合那種平凡無味的家庭的麽自己退一步心底裏宛如發出一種聲音鼓勵我道不可如此沒長進別抱退志這聲音極像琴姑之聲一到四點鐘公事已畢走到街上等候電車忽然背後有人叫道胡先生我回頭看時原來是琴姑頭也未梳眼圈紅着裙也不穿我尚未啟口已有些明白同時又想起我妻的銳利眼色來即問琴姑往那裏去這是我有意要把話頭移開琴姑道我並不往那裏去出了一件大事了我驚問什麽大事琴姑道胡先生我們此刻且往那一天帶孩子去游玩的公園裏去如何我道去也無妨到底出了何事說時我已向着公園徐步琴姑道胡先生的夫人……我淡然道他怎樣呢琴姑道事情鬧得很大想不到他是那樣氣量小的人我打算明天要搬咧此刻在此尋屋我聽到這裏

一切俱已明白即道與我妻衝突了麼琴姑道夫人竟然說出那些話來說我雖是個腐舊的人究竟是正式之妻你要交際須有相當之禮法……我實在吃驚不小我在學校中尙且大家說我舉動亂暴作事雜亂我自己也曉得沒有規矩這是天性無法可施的夫人到今天怎麼忽然將我羞辱起來了呢他一定以爲先生與我有何可怪關係我也總不致把先生那樣的人……說至此便糊糊塗塗的道我雖不懂規矩斷不會與有妻有子的人……說時二人已入公園只見樹陰覆在眼前天空俱是灰色之雲我暗想這與我今天的心地相似答道他要疑任他疑便了何必慌得要尋覓房屋呢琴姑道我不願意所以我起初先得了夫人之許可然後與先生交際的琴姑自己也很有理由我道是啊你毫無惡意我回去一定警戒他你別介意琴姑道我不介意無奈夫人已當我仇敵我道沒有什麼事情一明白就無事了二人入飲食店中坐定此時游人尙少頗可談話琴姑連連喝酒我很覺意外他道今天是送別會多喝些也無妨我道別說這掃興的話你當眞要搬麼琴姑道當眞要搬先生是仍舊要交際的我道事雖如此你若搬往他處我略有些……我心中不願琴姑遠離好得又無人在我家中興波作浪總有方法可以鎭定琴姑一往他處決不會再回來我這與生活苦悶而疲勞之人喝這一些兒葡萄酒雖說無

用我無論如何受痛苦非把琴姑留在旁邊不可此時琴姑聽了我末一句訝道先生說的什麼我道沒有什麼不過琴姑一去我家宛如燈上滅了火咧琴姑道如此夫人一定大喜這時我已有些醉意心中眞覺得如燈將息火了又問道琴姑眞要搬去麼琴姑道難道我不到府上先生有些憶念麼琴姑天眞爛漫的說着我就把心事直言道非常的憶念琴姑道何謂非常我道我心中悲傷得說不出口琴姑聽着發出一種從未見過的喜悅羞恥之色來暫時默默沈思一回兒道爲着我這種人累先生抱不白之寃很覺不安還是我搬往友人家裏去罷這時候我也沒有再留他的話想到我妻不知用怎樣猛烈的手段對他實在可怕極了

二人將出公園門我與琴姑告別本當一同回去只得我獨自在園中寂寞的樹下散步罷打算想想我家與琴姑衝突的原由咧琴姑問道先生不回去麼我道時已不早索性往友人家裏去走一　咧你呢琴姑道如此一同走到電車處去罷我道且在此告別你也應當再把他細想一下琴姑道我已沒有改變念頭的餘地了我道別太過分我代我妻謝罪罷當眞我心中恨不能跪在地上求他不要遷居琴姑道不妨乘此機會搬家我反可以比以前來得自由的與先生交際琴姑說了這一句話我腦中宛如電光一閃頓時心地爽快差不多服了清涼劑咧我等

他上了電車送他後影再行回進公園在四面徐步心中雜念交集時將日暮一陣晚風很冷的吹上臉來方知已交秋令這是一年之秋人類一生之秋就是四十歲這一步我已踏入老人界內了那裏能夠得着嬌妻嫉妬的那種樂而甜的戀愛愚極愚極我擡頭從藤棚下一望天上星光覺得這明明是我妻一雙銳眼

我欲歸家心中很不安髣髴將入虎狼之穴又不能永遠不歸的何況又在病中消磨到九點鐘方始到家我妻已與孩子先睡說是頭痛倒也大幸母親一人在燈下縫衣一見我面即言方纔琴姑來告別你沒遇見麼他說今夜要搬往學校附近去咧我即訝道今夜麼暗想琴姑那種好勝的性質也難怪他這也是對於我妻的一種對付母親道他又叫我向你轉言告別我道為何如此急急呢難道有什麼事故麼母親道……原因恐怕也沒有什麼意思的……

母親留心着我妻睡在鄰室不便多說即問你晚飯怎樣了我道晚飯吃過了他(指妻)什麼不舒服暗想平日我回來從沒有不起來獨有今天如此大約怒氣尚未消滅母親徐徐道……大約吹了些風……其實我出門後所發生的事母親兩面都不好說什麼一定沈默無言我也不問本來又不是可以向母親打聽的事我妻在鄰室一定雙目烱烱的對這裏瞧着我心中暗道往往老婆愈擔心丈夫那丈夫

愈易被別的婦女牽引實是可喜可賀之事

總之我妻與琴姑衝突之結果琴姑一搬形式上總算完結我妻大約就此算得了最後之勝利了我與琴姑所得之報酬乃更强的大有誠意之秘密握手倘使這些事情瞞着自己之妻便犯了神人共憤的罪惡那我就甘心受神人之罰實在不能不瞞過我妻不但怕他一雙銳眼并且近來琴姑也常常向我說道胡先生什麼事都必須在夫人前秘密着想不到琴姑也變成那種小姑娘的態度來了豈不奇呢

磁盆與傀儡

（賡夔）

李合肥出使日本一日赴某大佐宴同席皆日人時語侵中國合肥不與較須臾大佐取桌上磁盆擲而碎之笑曰 The China is broken by me （按此語雙關表面上謂此磁器爲我所碎實則意謂中國爲我所滅耳）座客皆大笑合肥之隨員以告合肥合肥微笑從容取一小傀儡出以示座上客曰諸君知此男乎女乎客皆曰男也合肥一舉手則此小傀儡之面忽驟更爲女合肥怡然顧座客曰非眞男也實女所假扮耳（假扮乃Japan譯音）大佐固解中國文者大慚合肥之隨員亦皆大笑

送行

吳靈園

九點鐘了輪船還沒開大艙裏已經擠滿了百十來個客人在那裏紛紛議論有幾個得着了消息坐定不響有幾個要問船上水手只不見水手半個影蹤老帳房翹着三牙鬚吸着水煙管只是在帳房門邊踱來踱去探頭探腦的望

冷眼先生不耐煩起來靠窗立着也向窗外望時碼頭上擁了無數的閒人內中夾雜兩個水手指手劃脚在那裏闊論高談可惜隔了一層玻璃堵住了音浪不能聽出他們談論的是什麼正要回頭耳邊却反鑽進一個乘客的聲浪『原來是等那出洋學生』

那個客人瘦削中年正全對坐一個近視眼少年開始問答得了這一句話那少年便接着道出洋的你道是誰便是賴百萬的第二兒子賴百萬因爲自己生意出身現在雖然積着幾十萬家私沒個好子弟心慕那文明的虛榮硬派這兒子到上海讀書將有四年了據說這四年裏頭換了三處學校現在竟要出洋也可以說不辱門楣替賴百萬挣上了許多榮光唉瘦削中年道你嘆氣難道他的兒子不聰明啊爲什麼又成功出洋近視眼少年擠擠眼左右兩旁探了探面上強笑似的答道雖說不聽

明賴百萬的幾個兒子我都認識雖算不得上智也可以算有中等質地這種質地假若在貧苦人家磨鍊起來未始不可以有爲但是出在他有財私的人家任心隨意無可磨鍊就是上智也要變個下愚而況乎中等質地呢這出洋的叫做賴莊賢他還好總算有志氣不至於埋沒但是因爲要從他父親的訓導成個多才多藝的博士也可以他日借之登臨貴顯不致於死作守財奴故而先到上海進了個英文學校讀過二年改換了學校又讀一年法文去年再改讀德文進了這上海有名的叫做重德醫工學校原是歐戰後由我國派人在德人手下接辦上的全那孟母三遷的故事總算至於末次定了到今剛巧一年適當那德國和我國新修舊盟要在校裏派幾個學生去傳授他們的工業智識回來應用以便將來易於聯絡情誼這姓賴的兒子把名字應上了想出去游歷一次博個出洋的虛名原不費校裏什麼津貼回來問他父親拿了五千個馬克今天出去先到上海候船放洋呢但是爲什麼現在還不來大約時光已有九點半了

冷眼先生假裝不見的背後聽着到這裏碼頭上閒人水手一時俱回轉身向外邊街上伸着頭望情知那話兒將近來了慢慢的挨到梯門旁邊一面張一面仍在那裏聽瘦削中年說道果然有錢的終究是便宜沒有錢學問好那裏容

易出洋啊官費有限能受着津貼的有幾個津貼的時光成績可以說不壞到底成就麽終究也在變態裏頭不能決定却教一般貧苦的沒勢路的生生埋沒了他的天才現在你看社會上的需要不是多重出洋學生麽和以前的取重科舉有同樣的情弊我也不知他的利益在那裏

冷眼先生左耳朵聽着右耳朵彷彿傳進了街上一片軍樂聲響碼頭上人也有跑出去看的大都是顛起脚伸長了頭頸這不知有着軍隊過麽一面想一面又聽那近視眼少年笑應道老兄這幾句話一半也不中聽據我意思子弟生在貧苦人家正所以成就他的磨鍊工夫決不致於埋沒天才像古今來屈指可數的大人物有幾個生在富貴家庭裏頭現在社會雖重虛榮那虛榮終是靠不住的你如果真有實學患什麽不用……

話言未完艙裏客人早多覺得外邊一時鬧熱起立的上去的紛紛雜雜四面探望

冷眼先生在門邊讓路也無心聽下去就跟着人家走上甲板覓個當兒靠邊立着原來甲板上烟棚上人都滿了船頭上候着一羣水手安排好七八十個高升五六千的小鞭炮預備點放對面大石橋頂人頭簇簇盡是看熱鬧的軍樂隊揑着喇叭捧着銅鼓學生隊個個灰色制服臂上釘着紅布寫着歡送兩個綠字教員隊和幾十個衣冠齊楚的親友忙着招呼水手

搬移行李足足有三四百人在碼頭沿岸圍困着一個奉成官派的出洋學生年紀約摸十九歲全套西裝笑吟吟的在那裏和教員們一一握手有個教員生的傴腰曲背捏着出洋學生的手足足握了二十分鐘纔放那親熱的程度是不用說了一個候補封翁的賴百萬留着八字鬍容貌倒也清癯跟在背後只是打圈轉向幾個衣冠齊楚的親友點首示意大約眼睛裏頭還沒見到教員們和木偶般

的學生貧苦的閑雜人不許在裏頭夾雜早被那兩個黃衣警察用棒驅逐開了聲音鹿亂那裏辨得出水手擺正跳板候在兩旁一個在船頭上燃着了紙捻火只等嗚鑼放炮

好容易靜悄悄立着的二三百個學生見兩個隨從一個水手把幾件行李和人家送的零碎禮物相帮搬上了輪船安放妥當兩個水手引着那身分貴重的出洋學生小心異常踏過了跳板後面跟着

老封翁幾個衣冠齊楚的親友和握手教員另外一個長頸教員牽邊看客趕過一處出洋學生同身向碼頭上大衆笑吟吟的口裏只說多謝諸親師友盛情不敢當請回步能碼頭上教員隊裏一個大嗓子已預備着喊聲行禮那二三百個木偶聽見號令亂閧閧連忙對着船行了一鞠躬哈哈那出洋學生老封翁天然不能不還答乔得那幾個乘客望了手足無措也有不知不覺跟着向碼頭上鞠躬

閒話的瘦削中年耳朶邊只聽得搖山倒海幾百個人不約而同又是一聲吶喊什麼叫做『好啊萬里平安』冷眼先生在旁腦筋裏隱隱起了一陣衝動似乎眼前顯出『好啊名利雙全』六個字的痕跡不覺面頰上皺了一皺鼻管裏輕輕出了一口氣

送進官艙船頭上數千鞭炮接連着劈拍爆響那幾個大高升引着了火藥的直竄入半空散花幾朶牌的落了下來有沉在河中的去報告龍王好在太平洋裏預備迎接有的到着橋頂上去趕散閒人比較平常格外高響那烟棚上乘的鄉下小兒嚇得緊掩耳朶哭喊媽媽兩岸臨河開窗的看着歡喜都議論說是現在出洋讀書回來就好做官以前攷中狀元恐怕也沒有這樣氣概唉果然現在的出洋學生是以前的狀元以前的狀元靠本事萬難得到多不過一個如今好容易有了這許多這裏鄉下我也幸而見着了哈哈冷眼先生無福消受不免舊病發作一時胸前煩悶起即進艙靜坐只見那近視眼少年低着頭獨自在那裏打盹他想倒與我脾氣還合也不去留神岸上怎樣大衆怎樣隔着片時心纔定些船身跳了一跳接着破舊的汽笛抽長了似乎在那裏歎氣一般船頭水手叫喊着快些快些大衆陸續回艙也許是船要開了碼頭上的軍樂嗚嗚咽咽的重新吹打起來漸漸離岸漸漸前進窗外人縫裏隱約見得碼頭

上的送客帽巾不住的搖舉一個率領學生專誠迎送的班長長頸先生高高伸挺了頸頸兩眼望着

船如仝鶴立雞羣似的最易辨識歡呼的聲音寂止高升猶在那裏礮牌的上下竄落起散開人報告

龍王唉出洋學生是去了候補老封翁雖然陪着仝去轉眼就要回來祭祖啊

說苑拾零

蕁波

某筆記載王鳳洲値唐荊川於朝房荊川曰不見鳳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其實鳳洲無所撰姑以誑語應耳荊川索之切鳳洲歸廣召梓工旋撰旋刋以毒水濡墨印刷奉之荊川荊川屢以指潤口津揭書書盡毒發而死云云今日我輩撰小說亦正是旋撰旋刋石油調墨亦不殊毒水何與撰金瓶梅者如出一轍或云今之小說淫穢如金瓶梅亦正不少誘惑青年墮落道德毒豈在金瓶梅下思之悚然

偏愛

張碧梧

趙琴仙夫婦雖祇是四十多歲的人兩個兒子却已娶了媳婦親戚朋友都稱贊他們福氣好祇是他們家庭中充滿了乖戾之氣眼看着這單純的家庭已顯出破裂的朕兆但是他們老夫婦仍舊不明白這個所以然還是各逞脾氣兩不相讓好似催迫這破裂之期早早實現

趙琴仙的大兒子名叫孟蘭次子名喚仲蘭兄弟倆相差祇有兩歲面貌很相像身體長短胖瘦也差彷不多有如孿生的兄弟孟蘭出世的那年琴仙恰巧補上實缺知事一任三年很餘了些地皮積下幾萬元的家產婦女人家本最迷信因此琴仙的夫人就說孟蘭的命運好是個興家之子於是就非常溺愛他但琴仙不以這話爲然說是做官賺錢是自己的鴻運和本領與兒子無干他見仲蘭的脾氣比較孟蘭略爲敦厚些一張嘴很爲靈活能說會道愛子之心就完全放在仲蘭身上老夫婦各愛着一個兒子免不了常爲兒子們身上的小事吵鬧起來久而久之並且各人懷了意見夫婦的愛情上就起了一層黑雲終身也不能消

散人家常說生育兒女足能固結夫婦的愛情像孟蘭和仲蘭却眞個是父母間愛情的障礙物了

孟蘭和仲蘭幼時本不知父母有這樣存心兄弟倆到很和好日常在一處頑要從未曾打罵過一次有時孟蘭有好頑的東西就喊弟弟來同玩仲蘭得着美味的食物也得喊哥哥來同吃兄弟們的天性本來應當如此但是有一次孟蘭的母親給他一盒什錦糖孟蘭高高興興捧在手中要去喊弟弟來兩下裏分吃他母親却攔住道你祇管吃便了你父親給你弟弟吃的頑的東西不知多少你弟弟為何不來喊你正說時仲蘭一步一跳的來了見了哥哥手裏的糖就向他討母親喝道你去問父親要這是我給他的仲蘭眼望着糖不肯走母親就將他一推又打了一下仲蘭自然哭了父親聽見哭聲連忙起來問明事由很為動氣伸手把孟蘭手裏的一盒糖奪了過來遞給仲蘭又拍拍他的背心道別哭了吃糖罷以後你要甚麼吃來向我說別和他們搶接着又罵了孟蘭幾句罵他做哥哥的不知讓些弟弟聲色俱厲把個孟蘭也嚇哭了母親忍耐不下一面哄着孟蘭一面說他丈夫太偏心不該這樣欺負孟蘭琴仙也批評他夫人許多不是兩口兒越說越氣就吵鬧起來琴仙恨恨的道你說我欺負孟蘭老實說我是不喜歡他我是喜歡仲蘭你待怎樣他夫人也怒生生的道但是孟蘭就是我的命你虧待了他我定不

答應又指着仲蘭罵道你放小心些你若是仗着父親的勢欺負你哥哥我定要了你的命嚇得仲蘭緊緊父親站着動也不敢動孟蘭見爲了自己惹得父母大吵大鬧心裏也很害怕又見父親頴銳的眼光直射在自己身上胸頭更是別別亂跳低着頭站在母親旁邊一隻手還拉着母親的衣角

小孩子們的心性是變動無定的善惡優劣都隨着環境的情形轉移的起初孟蘭和仲蘭彼此都很要好這原來他們與生俱來的天性如今見父母各愛護一人在他們兄弟間分出個你我之界於是他們幼弱的腦筋裏就深深留下這個印象無意之中却各懷着意見再則孟蘭看見父親都是氣生生的不是不理睬自己就得罵上幾聲他覺得父親真可怕自然依在母親的膝下仲蘭却不能看見母親的笑臉樂得去受父親的疼愛一對好兄弟就此日見生疏絕無從前那番友愛的神情和事實了

光陰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孟蘭仲蘭都已十幾歲了知識既開這曾受惡化的腦筋更自動的生出些惡念這時他們早忘却了手足之情相視幾如仇敵一般孟蘭心想父親爲了仲蘭就不喜歡我害得我受了父親多少罵多少打若非母親護着我早就得被父親打罵死了這都是因仲蘭而起的呀仲蘭心理也是這般想他以爲所以失掉母親的歡心必是孟蘭挑撥的因此二人心裏懷滿了嫉妒和怨憤

琴仙既喜歡仲蘭穿的吃的和用的都不肯委屈他琴仙更有一種用心想叫孟蘭見了自嘆不如所以仲蘭的衣服都很美麗買零物吃的錢也不愁缺乏有時還在孟蘭面前有意賣弄問他有是沒有孟蘭恨極了就向母親討索母親又豈肯委屈了他就將自己的私房拿給他用孟蘭的手裏也就很活動了孟蘭的性情本很浮動方始成人就在外面游蕩又交接上幾個惡根性的朋友更是呼朋引類非賭即嫖嫖賭的費用都仰給於其母他母親雖曉得他有這些失當的行為但一則溺愛他二則怕被他父親知道笑自己心愛的兒子這樣不學好所以藏在心裏一字不題祇管將自己的私房暗給孟蘭浪用孟蘭能個予取予求又察出母親的心理就格外膽大越發肆無忌憚了何如他母親的私房畢竟有限禁不起他多時的浪用就已告罄但孟蘭還有若干的虧空不能彌補於是這件事終被琴仙曉得了琴仙不禁大怒但並不罵孟蘭却向他夫人冷笑說道孟蘭是你的好兒子呀怎麼這樣不替你爭氣他用下虧空你替他還清我是不管的他夫人說不出私房已被孟蘭用完却仍强嘴道少年人那個不有用些錢這算甚麼希罕事而且你平日不給他一個錢他自然在外面欠下虧空你不替他還我就替他還清便了他是我心愛的好兒子我在他身上多用幾個錢是心服情願的琴仙又冷笑道虧你還把他贓做

好兒子呢據我看來簡直壞到極點了若像仲蘭那樣循規蹈矩纔眞是好兒子呢他夫人鼻孔裏哼了一聲道你且慢這般說前幾天我替孟蘭算命據瞎先生說他是交了壞星宿方纔有這一時的糊塗我已託了這瞎先生請他設法退送至遲不到月底他就可脫了那壞星宿包管是個極好的少年瞎先生又說他的八字生得委實是好應當落地後就主大貴我想這話一些不錯養他的那年你不是正做知事麼你沾了他的福虧你還不歡喜他我到要看看你的好兒子究有甚麼好處翠仙道你說他好我偏要罵他壞你待怎樣他們夫妻倆鬪了一回嘴都有些動怒就又吵了一場結果便宜了孟蘭原來他母親負着氣兌換了幾件首飾替他把虧空還淸咬定牙關不肯說他半個壞字口口聲聲還是稱好不止仲蘭見孟蘭那樣浪用心實不甘想照這樣長久下去母親的內囊必然被他用個精光難保母親不再暗中剝削父親的錢給他使用可是家裏的錢是我們二人共有的他用去十文就有我分內的五文他任性亂用我不是大吃其虧麼我是獃子麼我有錢不會用麼必得趕快想法抵制他不可或是我也亂用扯個平均好叫他佔不着便宜我也不致吃虧但仲蘭怎肯耗費腦力去想那個抵制的方法所以他就採取這平均之法了

無論甚麼人學好很難學壞是很容易的仲蘭既存

下這個心就專幹些浪費金錢的事還學上一種本領是孟蘭不可及的就是吸鴉片烟烟癮且很大在現在這鴉片烟價如黃金的時候他每天必吸三塊錢方能過癮他又騙他父親道哥哥仗着母親的溺愛一味的不肯上進喜歡嫖賭家裏雖有些產業但恐也不敷他多少年的浪用父親年紀大了這維持家業的責任說不得我來負了所以我想在社會上活動活動多結交幾個好朋友將來遇着機會就可出去辦些事業但這交際費用必須父親給我琴仙聽他這番話心中很爲快活笑嘻嘻的道斷你想得這般深遠眞不愧是我的好兒子你要錢用時儘管向我說我立刻給你便了唉你們兄弟倆一樣是我的兒子怎麼孟蘭日趨下流你却力圖上進呢這都是你母親的不好把孟蘭縱容到如此你是我的好兒子我的大希望就在你身上仲蘭道父親放心我定替父親爭口氣便了說着接連打幾個呵欠眼淚鼻涕一齊流下來再也坐不住就急急的出門去了琴仙雖曉得仲蘭旣嫖且賭但以爲這本是交際場中不可避免的事仲蘭旣想在社會上活動若做個道學先生怎能軋得上朋友所以琴仙並不阻攔他但聽說他吸鴉片烟心裏也有些不願意背地裏也曾說過他幾次怎奈仲蘭起初不肯承認後來也就承認了却說旣已吸上了癮戒除很不容易萬一鬧出病來如何是好琴仙心想這話不錯我祇有他這

一個心愛的兒子若真個害了重病甚至有了不測我也就沒有生趣而且這件事鬧出去還得被他母親笑話不如我就裝個不曉得罷好在這鴉片烟的費用也還有限他若能因此結識上幾個好朋友做出一番事業也還可得償所失我何能顧近忘遠因小失大呢

迅速真如白駒過隙的光陰把孟蘭仲蘭都催着長大成人已過了二十歲了琴仙夫婦各人都忙着替心愛的兒子娶親孟蘭娶親的時候他母親要格外鋪張增他兒子的光采但琴仙不肯答應說像他這樣不學好替他討親已屬多事還要甚麼鋪張而且錢是我掙下來的不知費去多少心血更不能在他身上這樣浪用他這話雖說得有理但當仲蘭娶親時種種排場十分闊綽似乎錢越用得多他越覺得快活可是把他夫人氣壞了孟蘭也氣不過再挑撥母親尋事吵鬧琴仙夫婦幾乎沒有一天安靜過去說一句概括的話孟蘭和仲蘭都是在他們父母吵鬧聲中結成這終身的婚姻大事

琴仙既心愛仲蘭自然也歡喜仲蘭的妻子他夫人卻口口聲聲稱贊孟蘭的夫妻好孟蘭和仲蘭畢竟是同胞兄弟天性雖已喪天或者還賸下一些根苗至於他們的妻子本是各不相識又見了這種情形當然各有各的私心就擁護着丈夫分別去巴結父母於是這家庭之中就越發多事了如今他們家中

房屋。雖然高大。器具。雖然精良。但實質上。已徧呈塌倒。破。裂。之象。一家人。雖是父母兒媳。一脈相傳。但當中。已含。滿怨憤乖戾之氣。讀者。諸君。這個。所以。然的。原因。試問。在那裏。呢。

新諧噱錄

近邨

宜興人喜自稱我老子。一日一宜興人到菜館午餐。値堂者問其要何菜。宜興人傲然曰。我老子燒碗豆腐。未幾菜來。食之味逾常。旣而算帳。要二元八角。宜興人大駭曰。一碗豆腐。何以要如許大價。値堂者曰。先生說鵝腦子燒豆腐。爲先生一碗豆腐。殺掉七隻肥鵝。二元八角尙嫌貴乎。

杭人俗言吃亦曰食。有一蘇人初至杭。到一粥店內吃粥。先詢其價。曰一銅元十一碗。蘇人以爲一銅元十一碗。此等便宜不可錯過。遂放量連吃十一碗。付一銅元而行。店夥起而爭執。蘇人不服。後經人說明。始知彼所謂十一碗者。乃食一碗也。相與大笑不止。



地球遷系談

彼湘

西曆千九百八十五年所謂哈雷彗星者第三十次見於地球先數月世界各國莫不翹首企踵以歡迎此遠客所謂先覩爲快者也

某月之某日垂影天空者果哈雷彗星也出現之翌日倫敦天文家喬治氏布其說於天文雜誌略謂是星之軌道此次距地球極近不及一哩地球或將受其損害即不然而大建築物如巴黎之鐵塔支那之議院（彼時支那議院之輪奐蓋世無可與比）必遭磨損云云

此說一出衆咸嗤之以鼻僉曰千九百十年之彗星不言將與地球相撞耶竟何如者黠者則嘲之曰君之數學固佳乃能定其去地不一哩耶然則吾將俟其近時一爲丈量之耳喬治氏夷然不與校但曰後當信耳

果也地球之去彗星日益接近各國之民先後得以肉眼窺見其本質前此之疑不能明不能知彗星爲何物質者今而後始瞭然矣至終彗星與地之距離果如喬治所言萬衆惶駭謂此次必與地球撞矣中

心結轖人人懷必死之心而抑知否全球之上論議蠭起相與探究此星之軌道有天文家曰其軌道爲橢圓線今適與地平行不數日當自離去耳而其言亦不驗數日後人人覺日之光線較前平淡以望遠鏡測之已距日較前遠百分之三蓋爲彗星所引隨之而行前程方未有涯

於是世人大譁各國新聞紙均謂世界末日至矣而一息未死不可不謀所以抵制之持積極之論者僉謂宜合世人之力以拒去此彗星則地自復歸於原處然謀則臧矣顧安從著手者

於是舉世之資本家礦業家工商農業家以及凡百

執業悉去其競爭娼嫉之心而共謀所以脫此浩刦者至終乃得一策曰以砲彈擊之提議者之言曰擊之而彼（指彗星）仍不動也則吾固無惜擊之而動或破碎其一部斯吾人之目的可達矣衆然其說於是富者出資貧者出力智者出才通力合作越三月而此砲及彈行畢工式於德之克虜伯砲廠定期移之於廣場實之以彈藥司機者手旋其機萬衆翹盼以爲天苟見絕者則此彈無功有頃萬衆均垂頭而返如失重望蓋彼彗星者弗以擊而損其毫髮

至矣世界之末日誠至矣無術以脫之矣地球之去日愈遠陽光漸慘淡如黃昏如薄暮已而合世均闇

得衞晝夜燃燈人食者盡麪包蓋菜蔬已不產矣再逾一歲將并此麪包而無之貧無食者則大嚣作奸犯科無所顧忌金銀珠玉視若糞土而斗米貴於十斛珠貧者不能得則相率刦掠官不能禁巡警無所施其力法官無所施其律君主無所施其權

百物不得日光均不生人亦體弱逾恆廿餘歲而不解情慾三十歲則白髮皓然矣曾不數年人口喪其太半而五分之四而七分之六至終惟餘萬餘人聚族而居米既盡捕動物食之動物亦羸弱不堪食既盡則吞紙食土漸退化為下等動物無學識智慧不惟無專門學家乃並無普通常識且無識字者不知何為文字矣筱湘曰舉今世之外交家野心勃勃惟思吞噬商業家聞風趨走唯利是求哲學家盡其有涯以隨無涯小說家舞文弄筆淆人觀聽推而至於百家之終歲勤勤者其未嘗一思及此也苟一思及此則當時之營營者果何為也哉

此萬餘人者復漸滅而為千餘人數百人十數人至終乃惟餘二人一男一女也此為地球人類最後之人亦為人類最初之人男曰亞當女曰夏娃並十餘歲渾渾噩噩以處此長夜之中彼乃並不知有所謂二十世紀者有所謂拿破崙成吉思汗秦皇凱撒者有所謂孔子耶穌者夫豈特此不知今日之火車飛艇海艦也不知支那英美德法也不知日也不知地也尤其極乃不知有人

一日亞當忽覺怪異之光射目奇痛蓋彼自有生以來不解日光目廢幾於不用矣筱湘曰此光蓋自別一日處射來者

亞當曰夏娃乎吾殊不解其所以然今吾輩試審此奇異之物（指光）奚自來者

夏娃手指一光明之物曰似自彼來彼蓋骷髏也筱湘曰愚哉乃拜太陽而弗識

蓋地球之隨彗星三十年於茲矣彗星之軌道將及其半道出他太陽系此系之日光爲綠色嗟彼亞當彼又烏知大地之原在此太陽系其日光爲白色者及久光線之及於地上者其色漸濃亞當夏娃見之則以爲奇觀也

此彗星欲引地球直過日下地球遂爲日與彗星之勢力交集點彗欲引之行日欲引之就日而地之本力則欲靜止卒因日之吸力稍大地球遂得飄然脫彗星之範圍繞日以游翔太空此所謂日非現時之日蓋另一日耳蓋地球已由此太陽系遷至他太陽系矣

地之死機復活草木復生禽獸繁殖寶藏興焉

吾書至此吾與亞當夏娃別竟不知此人類之祖何以創造此新世界也





小說雜談

以剛

□胡適之在水滸傳序文有云。水滸傳在中國文學史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部書很當起一個閻若璩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起一個王念孫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工夫。金聖嘆亦云。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交易所現形記（十三）

老主顧記述

第七回　毛拭圭妓院發威風　陳佩霞花叢作瘟客

話說毛拭圭和沈伯英二人同出了大華銀行剛坐上包車伯英驀然想起陳佩霞早已娶了綺緣爲妾怎的今天又在綺緣家裏請客呢這又是拭圭的冒失以誤傳誤的了他想到這裏便向拭圭動問拭圭道這個決不有誤你只管隨我去便了難道他的請客票你沒聽過麼他請客票明明寫的是福裕里綺緣啊伯英道綺緣他已娶了怎的又到綺緣家請客呢拭圭道其中却有個緣故停會兒告訴你便了這時他們兩乘包車都是如飛而去沒一會兒便到了福裕里拭圭是認識綺緣家的便走在前面伯英緊隨在後走進了大門那些相帮四個在那

余亦以爲水滸非但描寫個性十分深刻•而且寓有深意•誠小說中空前之作品也•

□何仲英先生云•從水滸傳一直到老殘遊記•其中經過有價値的白話小說•不下若干部•雖因爲舊思想舊形式所束縛•動輙一百回•八十回•抒寫的技能•難免有缺恨•全體的結構•難免有拉攏雜湊•欠緊嚴的地方•或是冗長散慢•沒有一定的人生觀•隨意嬉笑怒駡•無言外之意•或

裏挖花還有兩個站在旁邊看剛巧和出了一副七星將的七星宕頭因爲起初上家闖了一隻三四忽然縮了進去所以正在那裏爭論拭圭和伯英走進去大家沒留神竟沒捺鈴拭圭走到綺緣房門口重重的咳了一聲嗽却不走進去有一個房間裏的大姐聽見了連忙跑過來擋住了道到那裏去拭圭道我是奉了主人之命來送三塊頭的那大姐又道那麽洋錢呢說着伸了一隻手出來拭圭假意的摸了三塊洋錢遞與這大姐却是空的那大姐忽然大怒破口便駡拭圭也不作聲由他去駡却驚動了裏面陳佩霞慢慢的跑過來問是什麽事那大姐道這猪玀要請他吃耳光咧他們主人叫他送一脚和錢來誰知遞在我手中却乘勢搔我的手心可惡已極了斷命猪玀骨頭裏不鬆爽哉拭圭見佩霞走過來忙走進門來豎起了眉毛板足了臉道我是猪玀麽說着照準了這大姐臉上伸手便是一個耳括子只聽得拍的一

是寫到男女戀愛姦私和武人強盜。顯他特殊勢力的時候。作者往往自己動心。寫上許多肉麻字句。以致意境不高。文情俗惡。難免有誨淫誨盜的批評。然而寫情記事。實在有的比現在國語的散文。描寫得好。內容所含問題。實在有的比現在空洞的國語議論文。見解得深。而且所用的白話。有的非常純粹簡淨。可以為模範。

口何仲英先生有一南京友人。曰

聲打得大姐昏天黑地定了一定神也伸出手來想還打誰知佩霞在背後一把拉住大姐喊道不好了下面可有人麼快些喊個巡捕來佩霞忙喊道使不得使不得這是我的朋友啊大姐倒呆了這時房間裏的娘姨大姐都已跑過來見是拭圭知道闖下禍事忙上去迎接道毛大少裏面請坐別生氣總是他差的拭圭一面與佩霞笑嘻嘻的點了一點頭却仍說道我是猪玀怎的叫起大少來了麼快些把轎飯賬給了我讓我回去覆主人的命罷佩霞忙作揖道對不起得很千萬瞧兄弟面上別生氣請裏面坐當時伯英在拭圭背後一路上來見相幫們不捺鈴心裏很不高興所以見拭圭大打出手却很爽快站在後面也不作聲佩霞忙於照呼拭圭竟沒留神到他伯英瞧這光景便回身要下樓這時還有幾個客人也到房門口來瞧熱鬧見是伯英忙喊住了佩霞才如夢初醒也照呼過了大家好好歹歹把他們兩人請到裏面

王伯沆詞章家也曾以硃筆細楷批註紅樓夢而且頗有心得是直以四庫全書目紅樓夢矣然紅樓夢實有不少佳處重寫實不尚武斷用北京語不着色采實中國唯一寫實派小說也

口現在各學校均教國語而均感缺乏良好的國語教本及課外讀物余於諸小說中覓得吳敬恒先生著文明書局出版之上下古今談以爲是書實最良之理想小說亦一部極有興味之

佩霞卑詞悅色的賠不是拭圭道我跑堂子也跑了十多年了到了今天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是什麽身分了走上樓來下面也不捺一聲鈴房間裏也沒人出來照呼這種情形不是烏師便是跟堂差拿局票的烏龜或者是送和錢的僕人走了上來弄得我進退維谷一想烏師烏龜不值得做還是冒充個僕人罷遞錢給他却被他臭罵了一頓你們想吃花酒的席面上可容得下猪玀同席麽還是讓我走罷說着便立起身來要走佩霞一把揪住道委實是他們不好你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休得生氣恕了這一遭罷伯英兄我對於你們兩位委實抱歉非常務要寬容這個綺緣的母親把這大姐推到小房間裏去了也親自走來賠不是略略的福了一福道請兩位大少瞧我臉上饒赦了罷大塲窩頂壞底下常是闖禍的也有兩位客人鬧過都是我出來賠不是客人才不好意思總算埋虎過去如今這大姐是阿寶的替工他

科學小說書敘述宇宙星晨日月風雲雷雨均有來歷。關於天文地理理化之常識頗不少。惜僅一集。前年吳先生尚對人言須續著。今則先生任法國里昂中國大學校長。恐無暇執筆矣。

□老殘游記。洪都劉鐵雲先生著。後半不及前半。恐非一人所作。其文學上描寫之技能。細膩深刻。實不易多覯。而以大明湖邊船一段及明湖居白妞說書一段。爲尤佳。

不認識兩位大少其實毛大少是常來的啊換了阿寶或者別人便決不誤會的以後總小心了大家又是勸了一陣拭圭才算風收雲散佩霞想這一齣喜劇却與郁謙伯和祝銳夫在月痕家裏鬧事可算得是異曲同工拭圭道人冒失的地方是很冒失的利害的地方却眞利害我本想向他銀行掉一筆銀子如今是不成了不過這筆銀子用却不是我用的完全是支那交易所短的頭寸可是這件事得法我也分得到許多花紅如今只有一樁事或者可以籠絡他不知有效無效咧想到這裏便問拭圭打撲克還是叉麻雀拭圭問伯英來不來伯英道我還有應酬不能奉陪了拭圭道我也有事還約着人談話也不能碰了說着掏出九元交與佩霞道這裏是九元那大姐處還有三元買四張票罷佩霞道何必客氣拭圭笑道票子總要買的不買票是江北猪玀要變江南猪玀的伯英也遞十二元與佩霞佩霞道謝了拿出八張[illegible]

□儒林外史安徽吳敬梓著。是書將名流書生富人勇士……等社會上各種人之性情心術。俱爲深刻的描寫。讀是書後覺處世之不易。而社會諸色人等之言行。多落儒林外史之窠臼。爲可笑耳。

□余於李伯元之官塲現形記外。又在繡像小說（是一種半月刊）得讀其文明小史。其描寫光緒年間變法維新之社會狀況。極乾淨而有段落。

飯賬分與他們。拭圭告辭要走。佩霞道。請坐一會兒。我有句要緊話和你談談。拭圭道。什麼事。佩霞便拉他到亭子間裏去坐下。佩霞低低的說道。前天我到華大保險公司去。許介眉忽然問起我道。這幾天可遇見拭圭。我說沒瞧見。又問他可有什麼事。他說鐵錚有句話託你轉達。不知可有這件事。拭圭聽了。心裏暗想機會來了。便故意的沈思了一會道。有是有的。不過這句話他是託我轉達給謙伯的。佩霞道。何妨告訴與我聽聽。這幾天謙伯很忙。你向我說了。或者可以代辦的。便給他代辦了。也使得。拭圭道。不過茲事體大。非謙伯自辦不行。因爲平言報近來經費不很充足。希望得一筆五六萬銀子的津貼。不願洋商來見好。可是本國商家規模既小。經濟不充。怕沒這出手。我想支那交易所應當要一個言論機關。大可湊此機會與他訂兩條約。出了這筆銀子。省得自己辦報館沒把握了。況且平言報銷路很廣。你瞧他的報。休說

□鏡花緣•爲前清嘉慶時音韻家李汝珍先生所著•其理想•其主義•均超當時人一等•而談音韻學•尤多創見•

□花月痕•爲閩縣魏子安晚年手筆•眠鶴主人其託名也•書凡十六卷•先生生平所作詩詞•悉塡入•文筆哀豔淒婉•結構亦佳•人多以書充滿詩詞薄之余以爲此尚不妨•可厭者•爲後半述妖亂事太荒唐也•書中韋癡珠或言影李次靑•然事迹殊不合•韓

別處便是澡堂剃頭店也大都是聽他報的他說一句話可以抵人家說幾句上次你們被他嚕囌了一陣子直接間接總受些影響罷佩霞道確有些影響呢你與鐵錚大約很熟可能奉託你疎通疎通拭圭道介眉既問過你是很有意思何妨就託他他與鐵錚是至親尤爲近情大概做事很易走路却走錯不得路一走錯就要途窮匕見或者推車撞壁了佩霞道你這句話一些也不錯介眉雖然至親可是有許多事情朋友倒無話不談萬一談判決裂也不要緊所以我想託你費一下神事成之後重重謝你拭圭道我們是要好朋友談不到謝儀的不過這事聽說數目上沒得斟酌的過大了自然人家也不合算過小了那一張赫赫有名的報紙犧牲下來也不値得這個數目似乎還是酌乎其中你老兄意思裏如果不相上下那麽既承委託自然去效勞要是相差甚遠那麽他決不答應也不値得鞋子沒穿却丟下一個樣佩兄

荷生或謂即左宗棠讀者爭論頗多我以爲吾人讀花月痕僅可作爲讀花月痕而讀且僅當花月痕讀不必牽强附會致亂思緒蓋作者與之所致自爾成文即偶有一二相似處亦機會使然耳吾人固不必膠柱鼓瑟以求也如此則紅學種種爭論似可掩旂息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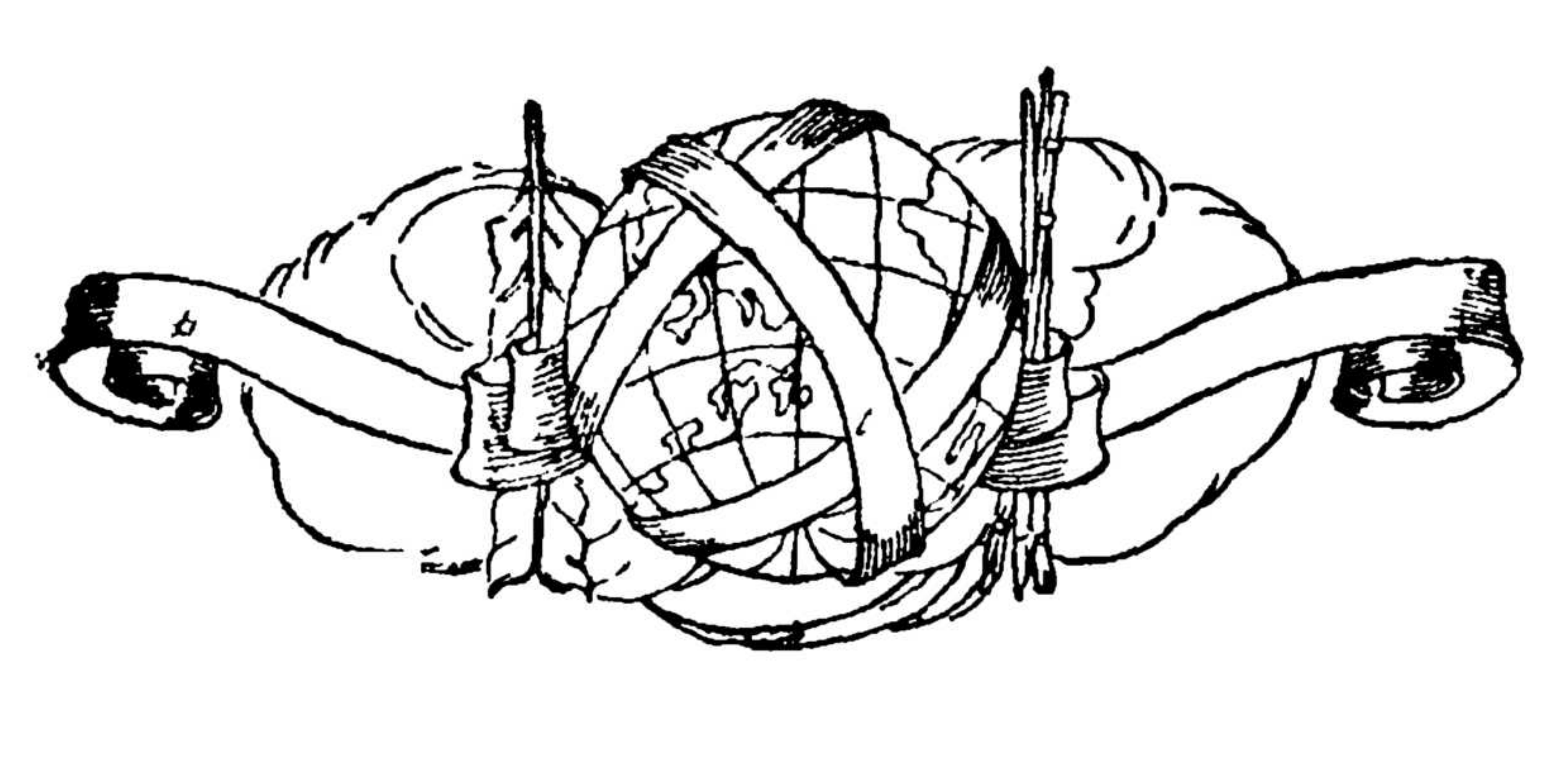
□孽海花東亞病夫撰即曾孟樸先生也初登江蘇雜誌（是一種留日學生刊物）爲吳江金

你說可是不是呢不過你老兄或者以爲容易商量還不知謙伯心裏同意不同意佩霞道這却不用研究的因爲謙伯的事差不多都是我給他代表的拭圭道那最好了不過將來萬一翻疤果然有你負完全責任我也是經手人啊被謙伯知道了很難以爲情的我以爲還是通過他的妥當咧佩霞道既然如此謙伯方面由我去徵求同意鐵錚方面請你去開談判六萬似乎太大了能打一個對折最好任他們得了一筆額外收款在我們免得自己去辦報一舉兩得你的計畫很好佩服之至那麽明後天就託你積極進行便了拭圭道數目呢六萬當然不能依他的對折大約也不肯的或者談起來再商量能明後天一准去接洽有了切實的辦法就來通知你便了佩霞道謝了幾聲忽然走進一個姑娘來穿一件蘋菓綠纖錦緞駱駝絨襖鑲着一寸闊蓮灰地墨綠花邊下面繫一條翠綠閃緞袴子薄底圓口雪湖閃緞的鞋子梳

松岑君所發起•後刊單行本書中尊記洪文卿侍郎與傅彩雲佚事而淸季三十年之遺聞軼事網羅無遺描寫名士習氣尤爲淋漓盡致閩縣林畏廬先生稱道是書嘆爲觀止其價值可想見矣惜書僅廿餘回後爲某傖夫所續已非廬山眞面矣•

□金聖歎評水滸汪澹漪評西遊記彭城張竹坡逐卷逐段分注批點金瓶梅毛茂崗評點三國演義發潛德幽光之功實偉•

一條油光辮耳朶上戴着一副小鑽的圈粉白的鵝蛋臉嬌滴滴的喊道你們兩人躲在這裏講什麼也讓我聽聽說着站在佩霞身邊佩霞乘勢拉在沙發上一起坐了道我們剛在這裏說你漂亮誰知說着曹操曹操就到了拭圭道他叫什麼名字佩霞道他就是綺緣老五拭圭道兩個月不見長得這麼美麗了怪不得不認識了佩霞道你常見的啊怎說不認得老五批着嘴道陳大少你聽他油嘴咧他燒了灰我也認識他的呢拭圭道小姑娘沒規矩不叫姊夫却叫起陳大少來了老五道勿關你事伲勿叫他姊夫便怎樣呢拭圭道勿叫姊夫要叫「他」的可是不是呢佩霞豔福眞不淺英皇都從一人却瞧不出你還是個帝舜呢老五伸手在拭圭肩上拍了一下說你亂造謠言我要請律師起訴向你賠償名譽損失咧拭圭道你倒是個法學博士却不好惹的老五笑道你也有怕別人的時候麼說到這裏格格的笑不住口伯





英在外面瞧了兩副牌要想走了便到亭子間裏賊拭圭瞧見了老五覺得眼前雪亮好似在那裏見過的可又想不起來便問佩霞道這就是先生麼佩霞點點頭伯英道佩翁究竟賞識得不錯佩霞道粗氣得很拭圭道老五啊他在那裏說你粗氣呢老五道伲原是粗氣的由他去說便了你要報信錢麼拭圭道不好了拍馬屁拍到馬脚上去了說時伸手輕輕在老五大腿上拍了一下老五頓時漲紅了臉眨了一個白眼羞答答的道別動手動脚狗嘴裏究竟落不出象牙的伯英也笑道拭圭要怪你不好你不該去拍他啊要是馬性暴發用力跳起來鞍子上的人跌下來定要有性命出進的啊說得老五的臉越加紅了從頸項裏紅起直紅到頭髮根裏佩霞無意的說道噢好紅啊老五撒嬌道陳大少你怎的也學他們的樣麼說着立起身來翩若驚鴻般的逃出去了

（未完）